

海軍對日抗戰憶往

關世傑

佈雷沉塞·封鎖江防·砲擊敵軍

(本文插圖刊第2頁)

佈雷沉塞阻敵溯江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對日抗戰爆發，海軍健兒在最高統帥精神感召之下，佈雷沉塞，封鎖江防，砲擊敵寇，付出了很高的代價，建立了不朽的功勳，茲憶述二三事如後，敬請讀者指教。抗戰初起，由於敵我雙方海軍軍力懸殊，統帥部為保持海軍實力，決定不與敵人作正面衝突，國民政府撤退到大後方長期抗戰，以廣大的領土空間，誘敵孤軍深入，終使日軍左右支離，陷入泥淖不能自拔。為配合國策，海軍部隊在扼守海岸線與內河航線的阻敵任務上，都有傑出的表現，尤其長江直通陪都重慶，水運情況良好，是日軍進犯的主要接近路線之一。但是在海軍健兒的江防要塞、水域佈雷及艦艇沉塞等戰術運用下，却是封鎖得最徹底的路線，迫使日軍無法大舉西犯，只好迂迴陸地，使主力分散，終遭我陸軍予以逐次各個擊破。

筆者為海軍青島廿三年班期畢業，同期同學有現任亞東關係協會駐日代表馬紀壯等。總統府戰略顧問宋長志將軍，則是廿六年班的同學。我

們畢業後在海軍第三艦隊服役，駐防華北沿海。

當時所有同學都是滿腔熱血，只待命令一下，獻身殺敵為國効命。平時訓練，分為陸上及海上戰技訓練，尤其加強陸上戰技磨練。大家心裡有數，一旦作戰，海上是不可能有多大作為，最後還是要拿起槍桿在陸地上與敵人作殊死戰。

青島市是華北沿岸重要商業及軍事港口，清末以來即是主要的海軍基地，也是列強覬覦的目標。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自德國手中，強行接管青島市的租借權，不但青島港口內不時有日本海軍軍艦停泊，青島市內也有許多日本駐軍和工廠。所以在學校受訓時，就了解一旦對日作戰，無法固守就必須撤離青島。不過當時的市長沈鴻烈將軍已有心理準備，一旦戰端初起，就將一切可運用的物資拆下後送，並破壞船塢、碼頭、設備，以免資敵。這就是「焦土抗戰」。另外將日本在青島附近的大型紡紗廠均予破壞。

移陸作海砲創敵軍

中日戰爭爆發後，海軍官校員生及艦隊官兵在沈鴻烈將軍指揮下，將艦艇上所有槍砲彈藥拆

下，拼裝在鐵甲車上，準備進入魯中地區打游擊戰。同時兵分兩路，一路前往破壞碼頭、船塢，同時將拆除武裝後的艦艇駛往港口要道，自行沉塞；另一路兵力則分別前往日本人工廠進行爆破工作。那時馬紀壯將軍和我都被分派參加陸上作戰與護衛戰略物資往魯中山區待命。

民國廿六年十月，山東方面的主戰場移到禹城附近，敵我兩軍隔着徒駭河對峙，我軍山東方面戰事由韓復榘指揮。徒駭河扼守津浦鐵路線南要道。

我和馬紀壯等同學早已摩拳擦掌待命了好久，這時奉命協助友軍作戰，個個興奮莫名，躍躍欲試。

上級將我們組成一個大隊，下轄兩個中隊，馬紀壯和我都在第一中隊。編組完成後，二十六年十月十九日自青島出發，各攜帶艦上拆下的三七公分平射砲八門及重機槍等；當晚第一中隊開抵禹城，第二中隊到達惠民。

敵人正集中兵力在禹城徒駭河北岸的黎家寨，預備對我們南岸守軍作全面總攻擊，企圖打通津浦線。十月廿一日上午敵軍飛機開始輪番對我

們的砲陣地投彈轟炸，因為我們早已覓就地形隱蔽，一點影響都沒有。到了下午四點左右，敵軍開始以裝甲車為前驅，企圖大舉衝越鐵橋，我們守軍的兩輛裝甲車被擊毀。眼看敵人先頭部隊的裝甲車，即將衝上北岸橋頭了，我們海軍砲隊第一中隊，出其不意開砲猛擊。敵人措手不及，車頭和主砲塔都被擊毀。敵人再派裝甲車馳援，我們又以猛烈砲火連續命中其要害，敵人死傷慘重，不得不拖着受傷車輛倉皇遁走。敵人在徒駭河連續受到重創，只好改變戰略，增派大軍迂迴南下。

事後，馬紀壯和我都感到好笑，想不到我們這兩個海軍，却在陸上建立個人抗日的第一功。不過也顯示官兵過去海上射擊訓練的精實，移陸作海，才能一舉命中。

封鎖防線屹立不動

禹城戰役之後，第三艦隊官兵奉命移防長江，民國廿七年一月，陸續抵達武漢附近，改組為江防要塞守備司令部，司令部設在武昌，下轄三個守備總隊及留駐在山東打游擊的兩個陸戰大隊，分駐於田家鎮、湖口及馬當三個要區。田家鎮由守備第一總隊第一大隊防守；湖口由守備第三總隊第一及第二兩大隊防守；馬當由守備第二總隊第一、第二兩個大隊及第三總隊的第三大隊與陸戰隊一個野砲中隊防守。

馬當地區的防禦主陣地，是長江南岸的香山，及北岸蕪陽鎮江邊的望江一線。當時我正在望江一線戍守江防要塞的砲兵陣地。

日寇發動侵華戰爭以後，主要進攻路線都是沿着重要鐵、公路及水道前進。長江自然也是敵寇西進的重要路線。但是，自淞滬戰役以來，各路敵軍一直受到國軍層層逐次的堅強抵抗。長江水路方面，淞滬戰役、江陰戰役中，都受到我海軍艦艇攻防、佈雷或沉塞封鎖以及要塞防砲的阻滯。

廿六年八月開始，日海軍歷經重重血戰，到十二月才攻下江陰要塞，但我海軍所築的封鎖線，則屹立不搖，有如中流砥柱。敵人艦艇一直到二十七年五月，才能繼續沿江西犯，越安慶、陷貴池，一時敵勢猛銳，六月初迫近馬當。我們大家正嚴陣以待。

香山馬當與敵借亡

民國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二日黃昏，我正在陣地中監視着江面，天正下着大雨，視線模糊。突然，南岸槍聲大作，原來日軍乘着大雨，偷襲我軍南岸的香山陣地。槍聲火焰在夜空中一閃一閃，我們北岸弟兄大家都屏息以待，恐怕敵人同時向北岸偷襲。但一直到廿五日都沒有動靜，又聽說馬當防線已經不保，於是奉命於當天晚上撤出要塞，轉進武漢加強第三道防線。

後來同袍聞輾轉獲知，廿二日敵人乘雨由側背襲擊香山陣地，激戰終宵，我軍官兵三百餘人，幾乎全部壯烈殉職，突圍出來的弟兄不到十分之一。政府來臺後，任海軍總司令的劉廣凱將軍就是其中之一。我的同班同學自那次戰役後，就只剩下馬紀壯和我等五六人了。

自那次戰役後，陣亡的同班同學有溫進化、張殊特、劉茂秋及前期學長尼慶魯與多年海軍袍澤弟兄，至今思之對為國光榮殉職戰死的友好，無限懷念！

香山失陷後，戰況急轉直下。敵人砲兵進佔香山陣地，以重砲支援各線敵軍進攻，日軍艦艇則沿長江南岸溯流西上，打擊馬當防線側背，加上敵人飛機支援，馬當全線制高、制空、制海權盡失，雖然守備隊在各據點堅強抵抗，與敵人作陣地戰、白刃戰，反復衝殺，馬當全線在激戰七十二小時後，彈盡援絕而退，馬當要塞在六月二十六日陷落。統計香山、馬當之戰，我海軍官兵忠勇殉國者約七百餘人，負傷而死者，約三百人。

湖北大捷海軍有功

馬當戰役之後，我奉調派到鄱陽湖，據守湖口的砲兵要塞，隸屬梁華盛將軍的第一九〇師。一直到我奉調武漢之前，日本艦艇都沒有進犯鄱陽湖。直到廿七年六月之後，日軍進逼南潯鐵路，波田支隊才突破鄱陽湖防線。梁華盛將軍率領一九〇師在南潯線阻敵作戰時，沽塘之役、東西孤嶺戰役，受到波田支隊的艦砲襲擊和登陸作戰影響很大。

我回到武漢原來準備參加武漢前衛——田家鎮，或者武漢門戶——葛店的江防任務。武漢、田家鎮、葛店可說是長江的第三條防線，後來却奉命到長江最後防線——三峽，戍守牛口。牛口地勢險要，長江流經此地，江水湍急，險灘、漩

渦處處，往來三峽船戶常說：「青灘曳灘不算灘，牛口才是鬼門關。」危險情形可見一斑。我們佈好了最後防線，等待迎擊敵寇，日本人終究打不過來。日本海軍自從淞滬、江陰、馬當以至湖口在海陸軍聯合拒守下，可謂層層險阻。孤軍深入江西、湖南一帶，却無法利用江運大量補給，陸地運輸也是難關重重。雖然勉力作困獸之鬥，於廿七年十月廿五攻陷武漢空城，終因河道內佈雷處處，水道阻梗，援軍及一切軍用品輸運不靈，漸陷絕境，長沙於是轉危為安，湖北兩次會戰大捷，海軍守備部隊在江防上的貢獻功不可沒。

萬縣立校重新成長

牛口戍守之後，我又奉調四川萬縣海軍官校，從事校務基層推展工作。原本海軍部隊在青島、江陰、黃埔、馬尾各處都有訓練基地，各基地因水域的不同，訓練內容也不統一，有點各自為政。加以艦艇都是第一次大戰後的戰餘物資，根本談不上實力。抗戰之後，經過各地江防實戰磨練，以至萬縣成立官校，統一學制、教材及訓練等，戰後，再派員赴美國接受訓練、接收艦艇。我國海軍自萬縣立校之後可以說又從零開始，戰後逐漸成長、茁壯。

民國卅二至卅三年，日軍作最後困獸之鬥，各地戰況趨緊。卅三年日軍攻陷長沙、衡陽；南戰場方面，桂林、柳州相繼失陷，敵人進一步窺探貴陽，後方為之震動。政府打算撤退至新疆境內，再做更長期的抗戰。我奉派赴新疆先在陸軍官校第九分校擔任教官，訓練西北後方重鎮的青

年，作長期抗戰的準備。

新疆有十四個民族，言語、文字、生活習慣多不相同，但經多年軍事訓練陶冶，其愛國意志堅強，更由於國家安定後方計劃，於民國卅三年我奉調新疆督辦公署任高級參謀，計劃開發大後方。那時，滇緬公路已遭日軍封鎖，中印公路也尚未完成。政府為圖長遠之計，於是我奉命探勘新（疆）印（度）公路。

我和一個美國軍官克拉克率領參謀人員、衛兵等乘吉甫車、卡車攜帶油料、淡水、器材自迪化出發，奉令探勘國際交通路線，（一）塔城；伊寧蘇俄路線，（二）阿克蘇——中亞路線，（三）和闐、于闐——印度新德里路線。翻山越嶺一直探勘到中印邊界，與印度新德里方面來的探勘隊會合後，將路線、土質、橋樑、隧道等詳細報告完成後，才經原路回到蘭州。到了卅四年抗戰勝利，日本人投降，新印公路計畫才失去修築價值。不過充分證明，當時政府已有長期抵禦外侮、救亡圖存的決心與計劃。

對日抗戰付出代價

由於抗戰期間，我曾直接參加陸軍作戰，又在長江沿線與陸軍健兒併肩作戰，因此對我國軍的英勇壯烈，至為崇敬欽佩。

戰時生活的困苦自不在話下，只是大家都苦，也就不以為苦了。妻離子散的情形所在皆有。還記得民國廿七年，我先隨軍到了萬縣。母親和妻二人隨後從宜昌乘招商局的江新輪西上四川。第二天報上刊出「江新輪被炸沉船，死傷無數」

的消息。那時固然心痛如絞，竟然也似乎有了「心理準備」，仍然堅守抗敵崗位。後來妻怕我心急，拍來電報報告平安，才知道被炸沉的是小江新輪，她們坐的是大江新輪，沿途都是夜間行船，安全沒有問題，方始釋然。不過，戰亂畢竟影響了無數家庭的天倫之樂。以我自己為例，十八歲在家鄉瀋陽成婚，隨即從軍，與母、妻聚少離多，一直到我卅一歲時，才有第一個孩子。

記得本人奉調新疆路過甘肅，寓蘭州某大旅社，於某日嚴冬清晨曾遭受日軍飛機轟炸，旅社中彈燒燬，本人衣物行李全燬，全家僅以身免，至今記恨猶痛在心頭！

對日抗戰是一場關乎全民族存亡絕續的神聖禦侮戰爭，每一個人都為此付出許多代價。我只是就我的經歷，記述下來，好讓子子孫孫知道這場聖戰，要珍惜現有的一切，更不要忘了自己的時代使命，建立統一獨立民主自由幸福康樂的新中國。

關山煙塵記

喬家才著定價200元

全書三十五萬言定價200元

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附郵票貳佰元寄中外雜誌社，立即按址寄書（平郵免收寄費掛號加陸二元）